

◎ 训诂和词汇研究

禅宗文献俗语词零札(三)^{*}

王长林

(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文学与新闻学院)

提要:文章综合利用语境求义、排比归纳、异文互参和方言佐证等训诂方法,对禅宗文献“嗔霍”“胡挥乱鑿”“索另”“三吉怛纳钵”“筛气”和“殃考”六则疑难俗语词予以考辨。结论有助于禅宗文献词汇研究、汉语方言溯源和语文辞书修订。

关键词:禅宗文献;俗语词;俗语言研究

DOI:10.13554/b.cnki.liyunyuyan.2021.01.008

禅宗文献作为近代汉语重要的白话文献,因俗语词丰硕而备受研究者的青睐。禅宗文献词汇研究近年来取得长足的发展,但仍留有大量的疑难俗语词阙疑待考。疑难词之所以“非雅诂旧义所能赅”,则与禅宗文献文字讹混、音近通假、惯见方言等因素密切相关。文章选取“嗔霍”“胡挥乱鑿”“索另”“三吉怛纳钵”“筛气”和“殃考”六则词语,综合利用俗语词训诂方法,辨形证义,求其确诂,希望对禅宗文献词汇研究有所裨益,也可为汉语方言溯源和语文辞书修订提供参考。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元明清禅宗文献词语论考”(项目编号:18CYY040)和四川大学创新研究项目“禅宗文献疑难字词通释”(项目编号:2020CXQ11)的资助。

嗔 霍

出续藏本《枯崖和尚漫录》卷上《野云南禅师》：“霜风落木，雁阵惊寒。生身父母，露出心肝。观音菩萨，嗔霍不尽，失却鼻孔。且喜诸人，天下太平。”(X87/28a^①)

“嗔霍”禅宗文献仅此一见，笔者目力所及，仅日本僧人曾对该词做过解释，但观点不一。大藏院本佚名《诸录俗语解》认为“霍”是“惊愕”之义^②，而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藏五山版（宋版覆刻本）无名氏手书旁注：“霍，当作霍，手反复也。摇手曰挥，反手曰霍。又挥霍，猝遽也。《[文]选》‘纷纭挥霍’注：‘奋迅也。’”验诸文本，二说殊难贯通。手书批注改字为训，惜未举二字禅籍互通之证，难以令人信服。我们认为，“霍”应该是“喝”的假借字，试予申说。“嗔喝”义谓怒喝、怒吼，内典多有用例，如唐阿地瞿多译《佛说陀罗尼集经》卷五：“若欲止风，先以此呪呪灰一百八遍，小片绢裹，将随身去。若风来者，以右手取灰，向风打散。次以右余指作拳，头指直竖，向风数数诵呪，嗔喝即断。”(T18/828a)《天台三圣诗集和韵》：“娇女嫁贫夫，焉能事父母。只羡马上郎，嗔喝复搔首。”(J33/401b)或作“嗔嗽”，“嗽”为“喝”之俗写，唐菩提流志译《五佛顶三昧陀罗尼经》卷二：“成此呪者，怒目嗔嗽，一切天龙八部鬼神，皆得惶怖四散驰走。”(T19/274b)禅籍另有成语“嗔拳热喝”，如《月涧禅师语录》卷上：“记得鹅峰相聚日，嗔拳热喝当慈悲。而今含恨重相见，只得开颜陪笑，欢喜接伊。”(X70/506a)倒序又作“热喝嗔拳”，《大川普济禅师语录》：“举玄沙示众，常将诸人安顿向顶颡上，不敢错误一丝毫许。岳林动便热喝嗔拳，进亦无门，退亦无路，忽然堕坑落堑，方知亦不错误一丝毫许。”(X69/758b)《枯崖和尚漫录》“观音菩萨，嗔霍不尽，失却鼻孔”是禅宗“格外谈”，是说观音菩萨恶发怒吼，致使鼻子落失。“嗔”为佛教“三毒”之一，是佛家极力反对的行为。嗔怒恶发禅籍多与“鼻孔”（即“鼻子”）遭难相系，如《吹万禅师语录》：“忆昔幼年曾在芸局窗边，偶得大慧老人语录，读之心醉。……啞着一粒老鼠药，灼然恶发，咬穿鼻孔。”(J29/476b)《海幢阿字无禅师语录》卷上：“三年前游辽海，逢人恶发，扁担头不曾触着半个，及归，从新打失鼻孔，只者个也不

① 文章佛教文献引文随文注明藏经册数、页码及栏数，J为《嘉兴藏》，T为《大正藏》，X为《卮续藏》。

② 佚名《诸录俗语解》汇集《禅关策进》《博山警语》《大慧书》《圆悟心要》《碧严录》和《枯崖漫录》等宋代禅宗重要典籍中的疑难俗语词，并略加考证，是日本禅林颇有影响的俗语辞书。著者不明，但现存几个不同的抄本，一般认为大藏院本是最初的抄本。大藏院本为笔者复印资料，该条释义载于卷下第3页。

消得。”(J38/253c)《天岸升禅师语录》卷七:“终日瞌睡,被揭谛神恶发扭转鼻孔,甚生猷恶。”(J26/689c)这些说法均与《枯崖和尚漫录》类同,可以互参。

《枯崖漫录》凡三卷,南宋福建禅僧枯崖圆悟(生卒年不详)编撰,集古搜遗,是南宋末年重要的禅宗典籍。该书于景定4年(1263)成书,咸淳8年(1272)序刊,流传情况不明。已续藏的底本是日本宝永4年(1707)《跋改侵枯崖漫录》,笔者另检日本五山覆刻宋本、天和2年(1682)刊本《枯崖和尚漫录》,均作“噀霍”,因此大体可以断定原宋本即为“霍”字。“霍”《广韵》“虚廓切”,属晓母铎韵合口一等,“喝”《广韵》“许葛切”,属晓母曷韵开口一等。二字双声,且主要元音相近,入声韵尾有异。但众所周知,成书不晚于南宋的《切韵指掌图》中入声的-p、-t、-k韵尾已经混为?,入声韵内部的差别缩减,所以南宋之际“喝”与“霍”读音应当比较接近^①,因此《枯崖漫录》才得以通借。二字相通禅籍另有证据。《石溪心月禅师语录》卷中:“鹞岭未曾拈花,少林何曾面壁。巧尽拙露,法出奸生。……至于胡挥乱喝,瞎棒盲枷,点检将来,大似隔靴抓痒。”(X71/44c)“胡挥乱喝”又作“胡挥乱霍”,如《天如惟则禅师语录》卷一:“如今人闻个活脱名字,便准拟打个踣跳,指东划西,胡挥乱霍,将谓是活脱,元来却是死法中之死法矣。”(X70/762b)《元洁莹禅师语录》卷七:“只有一种自昧心底瞎秃,不求深进,胡挥乱霍,高谭阔论,以谓无敌于天下者,一盲引众盲,相牵入火坑。”(J39/581c)或作“胡拗乱霍”,《布水台集》卷二〇:“尊性乖乖崖崖,宝襟洒洒落落。调御诸方龙象,不许左突右冲。横拈七尺山藤,一向胡拗乱霍。”(J26/386c)诸例“霍”也是“喝”之借,可资佐证。禅籍又有“囉贼”一词,《呆庵普庄禅师语录》卷三:“僧问:‘路逢达道人,不将语默对时如何?’师云:‘达道者方知。’僧云:‘和尚何得干戈相待?’师云:‘捉贼不如囉贼。’”(X71/493b)“囉贼”同“喝贼”,义即喝散贼人,例如《洛阳伽蓝记》卷一《昭仪尼寺》:“此荀勖旧宅,其后盗者欲窃此像,像与菩萨合声喝贼,盗者惊怖应即殒倒。”(T51/1003c)《禅苑蒙求瑶琳》卷一收“三角喝贼”的典故(X87/57b),可见“囉”实为“喝”改换声旁的俗字,也足以说明“霍”与“喝”读音相近。

胡挥乱鑿

大正藏本《缙门警训》卷六《黄龙死心新禅师小参》:“近来又有一般奴狗,受雇得钱,买度牒,剃下狗头,披佛袈裟,奴郎不辨,菽麦不分,入吾法中,破坏吾法。一向装裹个浑身,掇腰捺胯,胡挥乱鑿,要做大汉,大汉不怎么做。”(T48/1071c)

^①降至在元代二字同属歌戈韵,现今部分方言区(如四川话)二字读音仍相同。

这是黄龙死心禅师对当时购牒为僧、滥竽充数的禅林弊病强烈的批判之词,例中“胡挥乱磬”费解,尤其是“磬”字不易落实。死心之语禅籍多有载录,但“磬”异文歧出,如卍续藏本《嘉泰普灯录》卷二五本章作“磬”(X79/443c),卍续藏本《续古尊宿语要》本章又作“脛”^①(X68/359c),而卍续藏本《死心悟新禅师语录》又作“兴”(X69/230c)。四组异文究竟孰是孰非,异文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均需要予以解释。

今按:卍续藏本《嘉泰普灯录》的“磬”是“磬”之误,今检明洪武南藏本恰作“磬”,又检核日本内阁文库藏日本南北朝刊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天和2年(1682)川又胜兵卫刊本《嘉泰普灯录》,分别作“磬”和“磬”,均将部件“空”刻成“罌”^②,此为卍续藏俗体所本。又卍续藏本卷末的《音释》也恰巧收载“磬”的音读,“磬,当作𪔐,烟胫切。”“𪔐”古今字书不载,查两种日本古刊本《音释》又分别作“𪔐”和“𪔐”,实为“𪔐”字,可见卍续藏楷化有误。“𪔐”《广韵·迥韵》烟津切“诬仄”,《集韵·迥韵》烟顶切“巫仄”,《正字通·鬼部》:“𪔐,𪔐,并俗字。”清黄钊纂《镇平县志》卷三《教养》“仙姑之技止此耳有𪔐公者”注:“俗称巫为𪔐。按:字书‘𪔐’烟顶切,其字从轻,从鬼,轻薄邪媚之鬼也。”可见“𪔐”义即“巫”,于义无取,《音释》不确,这也说明宋代僧人对该词的确切含义已经犯难。禅籍频见“胡挥乱~”四字格成语,有“胡挥乱做”“胡挥乱揎”“胡挥乱埽(扫)”“胡挥乱打”“胡挥乱棒”“胡挥乱注”“胡挥乱造”“胡挥乱统”“胡挥乱喝(霍)”等,末语素均为动词,与“挥”对文,所以“磬”无疑是个动词。再考《康熙字典·殳部》:“磬,《搜真玉镜》音‘腔’。”《汉语大字典》本条引《字汇补·殳部》:“磬,丘姜切,音腔。出《篇韵》。”《中华字海》本条:“音枪,义未详。见朝鲜本《龙龕》。”三部字书虽指明“磬”音“腔(枪)”,但遗憾的是词义未详。笔者怀疑,死心禅师所说的这个成语本当作“胡挥乱控”,“控”一般读作“苦贡切”,本义指“开弓”,引申有“驾驭”“走告”等义,但该字文献另有音义,《庄子·外物》:“儒以金椎控其颐”唐成玄英疏:“控,打也。”宋代的韵书也有载录,如《广韵·江韵》“苦江切”:“打也。”《集韵·江韵》“枯江切”:“打也。”又《讲韵》“克讲切”:“打也。”“苦(枯)江切”恰与“磬”同音,且“打”义与整个词义榫合,所以“胡挥乱磬”应当义同前文所列举的“胡挥乱打”。又《石田法熏禅师语录》卷二:“同行云:‘叵耐这汉番番只如此问我,我无可应对他,你为我代一转语,我这回去下着。’老和尚云:‘你待今番又如是何问你,你但将两指夹鼻,磬他一磬,便出。’同行果去入室,依老和尚所教。”(X70/332a-b)^③“将

①为后文方便讨论字形关系,姑且保留繁体。

②“罌”是“坐”的俗写,《字汇补·口部》:“与坐同。《孙叔敖碑》:‘若冠章甫,而罌涂炭也。’”

③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淳祐7年(1247)刊本《石田和尚语录》(仅存上卷)同作“磬”。公案又见录于卍续藏本宋圆悟编《枯崖漫录》卷二《石田熏禅师》,亦作“磬”(X87/37b)。

两指夹鼻,磬他一磬”^①也就是用两指夹住鼻子打他一下的意思,“磬”也是“控”之借,表打击之义,可资比参。至此,语素“磬”殆无疑义,那异文“脛”与“兴”又是如何产生的呢?“脛”于义无所取,我们怀疑是“腔”字之误,而“腔”又是“控(磬)”的同音通假字,换言之“脛”可能是由音借、形讹而产生的版本误字^②。卍续藏本《死心悟新禅师语录》“兴”出校记:“兴,一作脛,又作磬。”说明编者(甚至底本)曾顾及异文“脛”与“磬”,但二字均难索解,所以换了一个更浅显、常见的动词“兴”,或取“兴”之“动”“作”之义,禅籍有“乱作胡行”“胡行乱作”“胡谈乱作”“胡为乱作”“胡做乱作”等成语,“作”与“兴”义相近。

最后附带考证“磬”的词义问题。古今字书只注明“磬”音“腔(枪)”,但词义阙如,其实汉文佛典中就有用例,隋智顗《摩诃止观》卷九:“从顶至足,皮肉自脱,唯白骨在,支节相柱,磬然不动,皮肉堕落,聚在一处,犹如虫聚,污秽鄙丑。”(T46/122c)引例指“九想观”之“白骨想观”,观人骨节寂然不动而皮肉堕落、聚集的情景。唐湛然《止观辅行传弘决》卷九:“磬者,亦作磬^③,深山谷也,此不净尸如空山谷,故曰也。”(T46/420a)又宋从义《法华经三大部补注》卷一四:“磬,记中作‘磬’,‘磬’正应作‘磬’^④,许江切,空谷之兒。”(X28/426b)两部佛经注疏认为“磬”当作“磬”,有空谷之义。今按:二例“磬”当为“磬”之误,《广韵·江韵》“许江切”:“磬,空谷兒。”《集韵·江韵》“枯江切”:“磬,山谷深兒。”^⑤所以,表“山谷兒”的“磬”应该是“磬”的换旁俗字,“磬”同“声”,当取山谷空寂、幽邃之义。

①这种“V 他一 V”结构现代汉语方言多有使用,有学者曾梳理其历史发展情况,注意到明清时代《金瓶梅词话》《醒世姻缘传》《聊斋俚曲集》中早期用法,参罗福腾:《山东方言“V 他 V”结构的历史与现状》,《语言研究》1998 年第 1 期。但南宋石田法熏禅师(1171—1245)口中这例“磬他一磬”实非偶然,承潘牧天博士赐告,《朱子语类》中也有这种用法,卷一三四《历代一》:“但直说他,则恐未必便从,故且将去嚇他一嚇。”释儒语录二例说明“V 他一 V”至晚在南宋已经产生,再从二者籍贯和游历来看,当时使用的地区可能集中在南方。

②宋晓莹《云卧纪谭》卷一《黄龙死心禅师》:“死心曰:‘川僧休来胡脛!’泉曰:‘祖师偈云:“真性心地藏,无头又无尾”,亦胡脛耶?’死心不觉解颜。”(X86/665a)同为黄龙死心语,早在宋代禅籍中用字已经歧出。这种由通假、讹变产生的异文给释义带来困扰,例如无著道忠《内雋》本条:“未详。余谓《庄子》‘梟脛虽短,续之则悲’,此盖胡乱润削文字之义乎?”这实际犯了望文生训的弊病。

③赵城金藏本作“磬”,大正藏录文不误。

④按:该“磬”显然是个误字,然《法华经三大部补注》仅见于卍续藏,笔者暂未目及单刻本,姑从原文。

⑤“磬”为多音字,《广韵》又音“呼东切”“卢东切”“许江切”。

索 另

“索另”一词仅见于金元万松行秀和林泉从伦师徒之评唱,不妨先看二则用例:

(1)僧至夏末,再举前话请教。(好酒醒人迟)头云:“何不早问?”(贪瞌睡)僧云:“未敢容易。”(可晒惯丛林)头云:“雪峰虽与我同条生,不与我同条死。(索另者先穷)要知末后句只这是。(旋蒸热卖)”(《从容庵录》卷三第五十则《雪峰甚么》,T48/258c)

(2)天童拈云:“当时若见雪峰道‘瑕生也’(则今不少),但近前云‘喏喏’(与你唱诺),且道何故如此?(下不测上)争之不足,(索另先穷)让之有余。(告和者赍赏)”(《请益录》卷二第五十二则《雪峰古镜》,X67/485b)

上二例括号内分别是行秀、从伦对古德言辞的“著语”,由于缺乏更多样的文献用例,我们首先需要揣摩“索另”出现的语境以窥探其含义。从以上二例可见,“索另(者)先穷”是对有分别(“同条生”“同条死”)和争议(“争之不足”)的“著语”,类似的情况又如从伦《虚堂集》卷二第二十八则《洛浦祖教》:“举僧问洛浦:‘祖意教意是同是别?’(索另者先穷),浦云:‘日月并轮辉,谁言别有路。’”(X67/339a)这同样是对“祖意教意是同是别”这个分别之间作出的评断。元代的《通玄百问》为我们提供更切实的语境,玉溪圆通设问:“性相二宗还有浅深也无?”行秀答云:“索另者先穷。”从伦颂云:“索另先穷人尽知,圆融行布强支离。同田分贝君看取,家不和兮邻里欺。”(X67/704c)圆通故意让行秀对性相二宗的高低加以分别,但行秀回避直接作答,“索另者先穷”大意是说:试图作出分别的人会理屈词穷。而从伦颂“同田分贝君看取,家不和兮邻里欺”可谓“索另者先穷”的最佳注脚。“同田”即“富”,“分贝”为“贫”,贫富任由你看取,但家庭不和则邻里相欺。我们认为,“家不和”即“索另”,这里特指分家。上举禅籍中“索另”与“告和”“圆融”反义对文,当为“分离”“孤立”之义。考近代汉语中“另”有割开义,引申指分居,《五音集韵·径韵》:“另,割开也,分居也。”《正字通·口部》“另”条:“凡物两分者曰另,俗谓他日、异日曰‘另日’,旧注专训分居、割开。”黎锦熙等编《洛川方言谣谚志》:“兄弟分家曰另。”许宝华、宫田一郎《汉语方言大词典》“另”义项①:“〈动〉分家。陕西北部[liŋ⁵¹] 弟兄两个~了。”①同书“另开”条义项②:“〈动〉分开;分家。”②晋语还有“另家”一词,也指弟兄分家。李荣主

①许宝华、宫田一郎:《汉语方言大词典》,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232页。

②同上。

编《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6卷本)收录“另家”(忻州)、“另过”(万荣)、“另开”(西安)都有分家、另立门户之义^①。而“索”也有“离散”之义,该义由来较古且历代沿用,《礼记·檀弓上》:“吾离群而索居,亦已久矣。”郑玄注:“群,谓同门朋友也。索,犹散也。”《玉篇·索部》:“索,散也。”《广韵·铎韵》:“索,散也。”韩愈《喜侯喜至赠张籍张彻》:“孟生去虽索,侯氏来还歉”朱熹注引孙汝听曰:“索,离也。”近代白话文献又有同义复词“分索”“离索”“疏索”等,语素“索”仍为“离散”义。要言之,“索另”系同义并行复合词,应该是个方言俗语词,外典罕见,幸有禅籍存留,本指“分离”,引申有“分家”义。从上举方言志、方言词典可以看出,“分家”义的“另”现在主要在中原官话和晋语中使用,而万松行秀(1166—1246)为怀庆河内(今河南沁阳市)人,籍贯地处中原,且与山西晋城接壤,所以对“另”这个词当不会陌生^②,古代文献与现代方言可以互参互证。既已明辨“索另”的含义,有助于我们理解禅宗公案的内涵,如从伦《虚堂集》卷六第八十九则《梁山祖意》:

举僧问梁山:“祖意教意是同是别?”(索另先穷)山云:“金乌东上人皆贵,玉兔西沉佛祖迷。”(出没任渠分昼夜,往来终不离乾坤。)(X67/368c)

对于僧人“祖意教意是同是别”这样的问题,在从伦看来若予分别则会“先穷”(落入对方圈套,处于不利地位),但从梁山的偈语来看他并未正面回答,从伦著语“出没任渠分昼夜,往来终不离乾坤”,意思是说纵然日月轮回,终究不离乾坤,言下之意是说不论祖意教意是否有别,其终极目的是渡人解脱、直达本性。

三吉怛纳钵

大正藏本《敕修百丈清规·圣旨》:“钦录圣旨全文,连前告乞施行,得此照得,元统三年五月初七日,阿察赤怯薛第二日,三吉怛纳钵里有时分。”(T48/1111a)

元统3年(1335)元惠宗准宣政院颁布德辉修订清规的圣旨,其中“三吉怛纳钵”一词

^①李荣主编:《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6卷本),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948页。又第1930页收“初另蒿荒”(忻州),形容刚分家立户,家里缺少很多东西。

^②弟子林泉从伦,籍贯、生卒年均不详,住持元大都报恩寺,也当属北方官话区。“索另”是师傅行秀的“原创”,弟子从伦属承袭。

颇难解释。日本禅僧多有臆解,江户学问僧无著道忠(1653—1744)《敕修百丈清规左觚》^①列引诸说:

古解曰:此语亦难解,义堂、桃源本于“三吉怛”正中画朱,盖人名乎?又,近渡唐本《百丈清规》无“怛”字。

古解曰:寅曰:“‘纳钵’一行上阙一字,可疑,或天子名乎?”

桃源曰:凡上言于天子者,若所白不当理,则其罪当死,僧人则当脱其衣钵。故官人先纳冠,然后敢上言;僧人先纳钵,敢上言。其意若所白有过,则请脱衣钵也。今东阳上言校正清规施行,故先纳钵于官府,是故抬“纳”字书。

日释所见的版本“纳钵”或前空缺一字,或抬头书写,所以倾向于人名、天子、官府解释,但这三种说法显然都不足为据。道忠旁征博引,提供另一种观点:

忠曰:余庚辰岁说之曰:“由予观之,谓天子居处乎,何以言之?按:《中峰录·札》曰‘笃连帖木儿怯薛第二日,延春阁后咸宁殿里有时分’,与今语势全同,乃知‘三吉怛纳钵里’如彼‘延春阁后咸宁殿里’。‘纳钵’或天子所居,故抬头而书,听人美叹,以为近理。后看《文昌杂录》:‘北方行在所曰“捺钵”,“捺”与“纳”音相近,“纳钵”即“捺钵”也。’况今顺帝在上都(圣旨尾云‘上都有时分写来’,故知在上都),上都行在所也(《通鉴发明》),故言‘纳钵里’。‘里’,内也。至此,千古疑冰泮然,但‘三吉怛’未知何据,且阙如,俟后贤解焉。”

道忠比勘《中峰录·降赐天目中峰和尚广录入藏院札》的句式,并参考《文昌杂录》的记载,推断“三吉怛纳钵”为天子所居之地,寔为确论。清查慎行《得树楼杂钞》卷六:“‘纳钵’二字见《辽史》,谓车驾所在也。按《金国志·熙宗纪年》:‘皇统三年谕尚书省,将循契丹故事,四时游猎春水秋山,冬夏刺钵。’注云:‘刺,芦达切。刺钵者,契丹话,所在之意。‘刺’与‘纳’音相近,其义同也。’”该词又音转写作“纳八”“纳宝”或“纳堡”,如清李文田《元史地名考》“兀纳八”条:“天历二年六月丁酉次兀纳八之地,周伯琦《扈从北行前记》云:纳钵犹汉言顿所也。”清陈衍《元诗纪事》卷九载杨允孚《滦京杂咏》“纳宝盘营象辇来”注:“龙虎台,纳宝地也,凡车驾行幸宿顿之所谓之纳宝,又名纳钵。”清周际华修、

^①《敕修百丈清规左觚》系无著道忠禅师对《敕修百丈清规》注解,初稿撰于元禄12年(1699)10月至元禄13年(1700)1月,后屡经校补,于享保3年(1718)定稿,道忠时年66岁。原书凡1400张,皇皇巨著,是研究禅林清规重要的域外注疏,现藏于日本龙华院。

戴铭纂《辉县志》卷一四：“众先生每根底圣旨裏道了，没体例的勾当休做者做呵，他更不怕那圣旨俺的。元统三年绪儿年八月二十七日，忽察秃因纳堡里有时分写来。”“忽察秃因纳堡里”指圣旨撰写的地点，“忽察秃”汉语指有山羊的地方，“纳堡”即“纳钵”，清金志节撰《口北三厅志》卷三：“忽察秃纳钵，兴和城东二十里汉言有山羊处也。”“纳钵”词义既明，可以推断“三吉怛”确非人名，而是当时皇帝降旨的地名^①。

道忠说“三吉怛”未知何据，暂且阙如，态度审慎，今试为补论。“纳钵”是辽金元皇家巡幸生活的大事件，纳钵地点文献多有载述，其中有纳钵名为“三疙疸”，元熊梦祥《析津志·岁纪》载云：

大驾于八月内或九月初，自李陵台一纳钵之后，次第而至居庸关南佛殿，亦上位自心瓶造，并过街三塔，雄伟据高，穹碑屹立。西则石壁，东则陟峻深壑，蔚为往来之具瞻，界截天堑，古今重名，此其一也。过此有黄埃店，人烟凑集，回视山北景物则不侔矣。至龙虎台，高眺都城官苑若在眉睫。上位、三官、储君至此，千官、百辟、万姓多人仰瞻天表，无不欢忭之至。再一纳钵即三疙疸也。

同书《属县》又载云：

大口店，在京城西北三十里旧有城，今为店，西有高丘鼎峙，曰三疙疸。车驾春秋往还，百官迎送于此。

“三疙疸”音同“三吉怛”，显然是同一个地名。从《析津志》的记载来看，“三疙疸”亦即“大口店”，地处京城西北，又称为“大口”，元周伯琦《扈从集》：“大口，其地有三大垵，土人谓之三疙疸，距都北门二十里。”据赵其昌考证，大口店即清河镇，元代称“大口故城”，“三疙疸”指的是三座汉墓，新中国成立后曾有考古发掘^②。要之，“三吉怛纳钵”就是“三吉怛”，或记为“三疙疸”，得名于三座汉墓，元或称大口（店），是皇帝巡幸驻蹕地，是惠宗降旨德辉重修清规的地名，至此方可谓“千古疑冰泮然”。

^①“纳钵”多缀于地名之后，如长春又称“春纳钵”，清阿桂《满洲源流考》卷十一《疆域》“辽上京长春州”条又称“春巴纳”，自注：“旧作纳钵，今改正。按：满洲语巴纳，地方也，盖指游猎之地而言。”可见蒙古语的“纳钵”义同满语的“巴纳”，所以才会改动。但关于“纳钵”的语源，学界意见尚未一致，详参朱翠翠：《元代纳钵若干问题新论》，《青海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

^②赵其昌：《〈析津志〉及其著者熊梦祥》，载苏天钧主编：《北京考古集成6》，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535—545页。此则材料转引自朱翠翠《元代纳钵若干问题新论》，《青海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

筛 气

嘉兴藏本《千岩和尚语录》：“吾本来兹土，传法救迷情。着甚死急，直饶二祖得髓，儿孙遍天下，还免得只履西归也无？所以无明也不把你诸人为事，诸人也不把无明为事。思量总是空筛气，何不留将暖肚皮。”(J32/210a)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江户刊本同作“筛气”。按：《千岩录》末后两句其实是引自宋僧保宁勇禅师的偈颂，已续藏《禅宗颂古联珠通集》卷二十二载：“步步相随是大随，左边吹了右边吹。思量未免空筛气，何不留将暖肚皮。”(X65/611b)字作“筛气”，而已续藏《宗鉴法林》卷二四《益州大随法真禅师》又作“筛气”(X66/428c)。“筛”“筛”与“筛”这三则异文孰为正体，词义当作何解呢？

今按：“筛”与“筛”系一组古今字，《说文·竹部》：“筛，筛簞，竹器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筛，与簞略同，字亦作筛，今俗谓之筛，可以取粗去细。”《急就篇》“筛簞箕帚筐篋簞”颜师古注：“筛，所以筛去粗细者也，今谓之筛。”而“筛”辞书不收录，当是“筛”之形误字。细揆其文意，“空筛/筛气”意谓白白地浪费气力，“筛”当有浪费之义。稽考禅籍，多见“筛油费酱”一词，如《五灯会元》卷一九《何山佛灯守珣禅师》：“大凡扶宗立教，须是其人。你看他婆子，虽是个女人，宛有丈夫作略。二十年筛油费酱，固是可知。”(X80/414a)又有“筛盐费醋”，如《绝岸可湘禅师语录》：“兴化打克宾，筛盐费醋。云峰闻桶爆，接响承虚。”(X70/295c)同义的成语还有“伤盐费醋”“伤盐费酱”和“伤盐伤醋”等，例多不备列，“筛”“费”“伤”同义对举，均有浪费义。需要进一步考证的是“筛(筛)”何以有“浪费”义？我们认为“筛”和“筛”当为“撻”的记音字。“撻”与“筛”音同，同属《集韵·皆韵》“𡵚”(山皆切)小韵，“撻”《集韵·皆韵》释为“散失也”。后代的辞书多有收录，如《类篇·手部》：“撻，山皆切，散失也。”《字汇·手部》：“撻，山皆切，音筛，散失也。”《汉语大字典》亦收释，仅引《集韵》的释义，惜无例证。检诸方志文献偶有实例，可补字书之未备，民国王天杰修、宋文华纂《(民国)高邑县志》卷六《谚语》：“立夏小满麦撻芒，忙种夏至农夫盛。”“撻芒”即散落麦芒。高邑县隶属石家庄市，“撻”为当地的方言俗语。由“散失”义引申则有“浪费”义，如许宝华、宫田一郎《汉语方言大词典》本条：“粤语。广东广州。①〈动〉浪费；大材小用：佢食饭好大~嘅他吃饭很浪费东西的！叫佢做呢啲工作，~咗佢呀叫他做这种工作真是浪费人材了。”①李荣主编《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6卷

①许宝华、宫田一郎：《汉语方言大词典》，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7039页。

本)收“搥气”(广州),义指“费气,费劲儿”^①,可见该词仍保留在汉语方言中。综合古代辞书释义与方志、方言实例,可确证“筛气”为费气力之义。

殃 考

卮续藏本《请益录》卷下第六十一则《黄蘗问事》:“举黄蘗问百丈(鸬鹚语鹤):‘从上相承底事,如何指示于人?’(殃考研槌打独立)。”(X67/489a)

括号中的文字是万松行秀为天童正觉拈古所作的“著语”,“殃考”一词禅籍少见,查东晋帛尸梨蜜多罗译《佛说灌顶经》卷一〇另有一例:“浊世罪众生,轻贱为未效。百事不吉祥,坐生诸殃考。”(T21/527a)词义均不明确。今按:“殃”有“祸患;灾难”义,无须烦议,“考”有“老;寿”义,引申指死去的父亲,所以该词本指亡考的殃孽^②,清郭毓秀纂修《(康熙)金坛县志》卷一四:“晋时茅太元真□答许长史书云:‘郗回父无辜戮人数百口,取其财宝,殃考深重,怨主恒讼诉,天曹早已申对,回法应灭门。’”“殃考深重”是说郗回之父杀戮劫财罪孽深重。引申指死后的罪孽、余孽,如宋李昌龄《乐善录》卷六:“今人但知彼为死矣,而不知彼死者,四大虽坏,神实不亡,必有所憾,尤甚于生。万一讼于鬼官,则殃考炷气,卒未易解。”同书卷七:“当知今之为鬼所绕,或沉疾缠绵,非药餌所能疗者,皆冤家有以守之故也。不见佛家所谓冤家恼害,与夫道家所谓殃考炷气、伏连豕讼之说乎?”进一步引申则有“灾难;灾祸”义,清丁永琪修、李辙纂《(乾隆)舞阳县志》卷一〇:“粤自封建废郡县分,斯民之命悬于监牧之守,其来尚矣。县令之在郡,其与民尤亲得其人,则民乐业,失其人,则民罹殃考,诸载纪灼,可见矣。”“民罹殃考”即人民遭受灾难。以上是“殃考”在文献中比较常见的三种意义。

引例中“研槌”乃“研物用的槌子”,禅籍多见“老鼠尾上带研槌”“猫儿尾上系研槌”等俗谚,又称为“搥槌”,是下端粗、上端细的槌子,“研槌打独立”即研槌独自竖立,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或者说是很荒谬、鬼祟的事情。所以引例中的“殃考”确切地说是指“邪怪”“鬼怪”^③,是对“研槌打独立”的咒骂之词,实际上是对黄蘗问百丈的批评和否定,

①李荣主编:《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6卷本),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366页。按:词典另收“搥搥”(糟蹋;浪费)、“搥心机”(费心机)等词,可见“搥”使用较为灵活。

②禅籍多见“祖祢不了,殃及儿孙”这句俗谚语,可以说是“殃考”的最佳脚注。

③名词“殃孽”引申也可指“奸邪”,如《荀子·成相》:“君子道之顺以达,宗其贤良,辨其殃孽。”这与“殃考”引申指“邪怪”可以比参。

即“从上相承底事,如何指示于人”在万松行秀看来是十分荒谬、鬼怪的说法,这也即是禅宗常批评的“鬼家活计”或“家鬼(亲)作祟”。

参考文献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第2版),武汉:崇文书局/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0年。

冷玉龙、韦一心:《中华字海》,北京:中华书局/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年。

李荣主编:《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6卷本),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

许宝华、宫田一郎:《汉语方言大词典》,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

朱翠翠:《元代纳钵若干问题新论》,《历史学研究》2018年第1期。

[日]佚名:《诸录俗语解》,日本大藏院藏本。

[日]无著道忠:《敕修百丈清规左觚》,日本龙华院藏本。

Notes on Slang Words in Zen Literature(3)

Wang Changlin

(Sichu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makes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six difficult Slang words in Zen literature, such as Chen Huo(嗔霍), Hu hui Luan qiang(胡挥乱磬), Suo Ling(索另), San Jita Na Bo(三吉怛纳钵), Shai Qi(筛气) and Yan Kao(殃考),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context seeking meaning, parallelism induction, cross reference of different texts and dialect support. The conclusion is helpful to the study of Zen literature vocabulary, the traceability of Chinese dialects and the revision of Chinese dictionaries

Key words: Zen Literature; Slang Words; Study on Slang Language